

◀ (上接4版)

生以两个专题来进行研究：一是“莫愁前路无知己”系列、二是“谁人曾予评说”系列。这两个系列是有缘由的，前者源自高适《别董大》，其一为“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是写给“高才脱略名与利”的琴师董大，诗中饱含着高适对这样一位身怀绝技却无人赏识的友人惺惺相惜之意。林先生引用此句写名不见经传的印人，与这些不曾谋面的印人进行着精神上的往来，个中深情尽在这详尽扎实的小传里了。而“谁人曾予评说”的上半句是“千秋功罪”，林先生说，他不评说千秋功罪，只是客观评说印谱的成书年份、作者、内容、品相，适当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如今，“莫愁前路无知己”系列已经写竣，序跋不算在内，共有200篇，印人200位，这200位印人中，部分是有典籍记载、大家较为熟悉的，而大部分印人却失载于各种工具书、参考书，难以找寻其生平资料。所以，能写成生平小传，一是靠谱中的印作，二是靠谱中的序跋，将这些零碎点滴资料，汇录辑成。

对民国篆刻家林洵的查证，就是他编写印人小传的一个典型范例。林先生在广州购得《林洵印稿》四册，当时他并不知林洵其人，只觉得印刻得不错，后来翻查了很多书籍，都查不到林的资料，偶然读到一本小册子，才知道他是一位有才华的青年篆刻家，存世的印不多，印谱亦只有他自己收藏而已。这部《林洵印稿》，林先生记录了印稿名称、册数、尺寸、板式、印的数量、内容、序跋有无、成书年份、印人资料，并将其图片发在博客上。

再如对《萧儒怀印集》的著录，除了对印谱的基本介绍外，对印人小传部分记载得格外详细。因为萧先生生活在渔梁，他只属于地方性的名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歿后，其生平事迹就被历史慢慢冲刷掉。若不是林先生有集藏之好，世人根本就不会知晓历史上曾有此人存在。

林先生每天整理印谱并将查获的信息详细记录在自己的博客上，供有兴趣的人参考查阅，这其中也有趣闻。林先生在广州集雅斋购买了一册印谱，谱名为《止园印存》，印谱第一页就是一方白文印“鼎奎私印”，林先生将其拿回比对，确定此人为赵鼎奎，并将其记录在博客上。赵的后人看

到林先生的博文激动地在下面留言说，上世纪70年代由于各种原因，曾祖父将所刻印章全部赠予嘉定文物部门，家里一方未留，希望与之联系。林先生在印谱间行针走线，不觉中竟留下这段接续某个印人家族断线的佳话。

三

助人为乐、乐善好施是中国人崇尚的美德。林先生帮助他人从不计回报，对他人所求则倾囊相助，这类事例不胜枚举。比如遇到友人所求没有旁证的印谱，林先生会抽丝剥茧地解读其所载印拓，凭借蛛丝马迹去考察取证。不少圈内人每到香港必定要拜访林先生，他是求必应。也有人在先生博客中留言说明所求的印谱，林先生不问来路，尽力相助。这其中，也有林先生曾经帮助过的朋友，事成后反咬一口，林先生却不以为意。他从别人的快乐中感受到欣喜，并不求别人日后的记挂。精明的人笑他傻，也许习惯计较得失的人看到老实敦厚的人总有那么一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其实林先生哪是真“愚”，只是大智若愚，不同于精明人的斤斤计较。林先生踏实做事，清白做人，免除了那些无谓的精明和算计，反而常生自在和欢喜。也有希望资助林先生的外国友人，林先生则当即谢绝，他不希望日后因为资金问题，欠下人情债，也为避免自己辛苦收藏的印谱最后沦落他乡。林先生善于筹谋远虑，即便自己节衣缩食，也不向外人伸手，由此阻断了不必要的纷争。

林先生是大爱之人，某次拍卖会中出现了一些林先生所未藏的罕见印谱，他很想得到，但时值印尼海啸和汶川地震，林先生权衡之下，毅然将购买印谱的大笔款项全都捐了。我所知道林先生想的是，这些印谱能得一安身之所，亦是印坛之幸。他收集印谱的目的不在于能否予他所能集藏，而是要唤起大家关注印谱这种小众之物，不要因为此物的“小众”，而让先贤留下之文化遗产湮灭在我们这一代。

收藏印谱的圈子非常小，但人们关心的不仅是林先生收藏的印谱，更关心他的身体状况，常为他的健康祈祷。一到雨天，气压走低，林先生的身体就异常敏感，血管痉挛、胸闷乏困。但比起身体的病痛，更沉重的是精神上的打击，前几年，琴瑟鹑鹑、结缡数十载

的爱人离去，让林先生难于释怀。宋代诗人蒋捷曾做过一首《虞美人·听雨》，有云：“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然而林先生坚强地挺过来了。很多时候，林先生是在与自己的身体做斗争，且这场拼搏旷日持久。只要身体稍有好转，他便要开始工作，也顾不上双手肿胀、奇痛莫名。为了不让亲人和朋友挂念，他还忍着痛苦照常握筷吃饭，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有一天，濡湿的气候，再加上工作的劳累，他在取车时竟然在停车场晕了过去，幸亏抢救及时，才未导致事故。体力的透支、状况的不断反而让林先生更加刻苦，他要赶在思路还清晰的时间里，将所见印谱整理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而这项工作是他心头上的结，这个结标志着他对有志于篆刻艺术者以及印谱藏家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对曾先生嘱托的回应。

印谱是林先生的毕生收藏至爱，除此之外，他还收集不少古钱币、字画、佛像、砚台以及古铜印。佛像雕塑不仅各个体态不同、神情各异，且不同的材料包括金银铜铁木石等，制造工艺水平之高，都深深吸引了他。林先生收集佛像的原因有四：一是其高堂生前信佛，二是看到老师收藏的精品佛像而喜爱，三是因为对佛教事件的了解而产生浓厚兴趣，四是对佛像造型之美有好感。佛像的造型，美在其静谧、庄严、慈悲、安然，林先生对佛像的情感，并没有朝圣者对佛祖的祈求之心，虽少了几分仰视，但却衬托出纯粹的爱慕与敬畏。林先生喜爱的是佛像所传达出的古人的厚重历史与多元风貌，是佛像所折射出来的前人的精神世界，是佛像所映照出的众生心相。

有意思的是，林先生集藏的第一尊佛像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花了几个月的薪酬才得以拥有的。平时，他也将佛像送给友人，唯独此尊佛像坚持不送，这并不在于价格的高低，而是一种情结所在。他所藏佛像，最早的为魏晋时期的作品，是从香港摩罗街的一位朋友手上用其他藏品换来的。收藏最丰富时，佛像竟有3400尊之多，大大小小，高低不等，放在橱里，像博物馆里的陈列物。后来一位朋友要筹办博物馆，请林先生支持。林先生二话不说，居然送出了一半多，条件是博物馆必须作展览用——供观众参观、鉴赏。林先生送出去的，不光是佛像，还有古钱币，美国某大学艺术史某教授曾到港向林先

生讨教钱币学之事，走时，林先生让他从存放古币的袋子里抓一把，抓得的钱币就算纪念品了。客人访后告辞，主人居然以“钱”相奉，以作“盘缠”，这也是第一回听到的钱别趣事。

旧时文人对于文房四宝常有偏爱，而砚尤为历代藏家之好尚。林先生收藏的砚台也有不少，他首次接触砚台是在曾荣先生家中，后来曾先生归道山后，除汉砖砚送予师弟外，其余的，师母都送予他收藏。第二次接触砚，是“砚巢”王石舟先生在香港大会堂所举办的藏砚展，那时他在曾先生的带领下去参观，这也是他见到名砚最多的一次。而真正将林先生引入砚石这个领域的，是80年代初期香港的一场展销会，他一次性买下数十方砚石。后来举办展销会的公司又请书店代卖，老板任林先生挑选。林先生在货仓中挑选了整整三天，挑出了3000余方砚石收藏。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对于癖好，有的人用来消遣、解闷，于是缓缓做下来，可以得见那种精微的风雅。而林先生穷尽所能一心致力于印谱集藏，其中的苦乐远非常人能想象，深情在这里不再是对美好物件的爱慕，而是再苦再累也甘愿的缕缕情愫、涓滴意念、一腔热血。印象里，林先生颇像一位下盲棋的世外高人，即便闭起眼睛，心中也自有丘壑。屋子里一盒盒各种材质的精致小印、一尊尊传神逼肖的佛像，一沓沓整齐有秩的印谱，上面插着索书签，井然有序。哪种印谱在这个房间所藏何处、有多少种版本、各种版本的先后顺序、版本间有怎样的区别、其优劣和特别之处，林先生都熟谙通解，了然于心。

对于普通藏家而言，收藏印谱也许更为注重的是各家流派、印文布局，而对于该印谱的版本便不会有过深的考究，因为常人很难再有林先生这么大的心力整合如此多的资料。林先生对印谱的感情不是据为己有，而是将其编目、著录、整理、归纳，最后为人所用。满室的印谱，经过林先生的精心编排为人瞩目和珍视，也是人与物的缘分，印谱或许可以随时光常存，而人则世世代代，来来去去，于是，欣于所遇，暂得于己。过手时珍重恭敬，解读一方石印上深浅纹路里蕴藏的故事，继而将这物件一脉相承，便是林先生的简单愿景了。

林先生对印谱的珍重不同于一些藏书楼、图书馆。很多收藏机构对于稀有资源的保护重心是隔绝外界的打扰，比如

过去天一阁藏书，并不是谁都能进楼翻看的，那个为求读书而嫁给范家的姑娘，在第二天登楼时，看到了“女不上楼，书不出阁，外姓人不准上楼看书”的禁令，此后日日绣芸草为念，因芸草是给书籍除虫的植物，名为钱绣芸。古人将书与世隔绝，也许隔绝了一点日常的磨损，却辜负了那个守望天一阁一生的女性，也少不了遭遇像薛继渭等大盗窃贼的窥视。至于如今的公家图书馆，读者阅览都有一套规矩，除了证件之外，有的馆规定每次看书，还要收阅书费，扫描、拍照是要前去打点的。林先生则不同，他的收藏重心在于把印谱的价值发挥到最大，每本印谱不仅自己考察得博贯会通，透彻明了，还乐意别人从中受益。博客上有陌生人求某套印谱资料，留下邮箱后，先生看了，亲自扫描发送给对方，也是常有的事。他不会对收集的印谱视若无睹，束之高阁，如有朋友慕名而来，他都会将各种珍贵印谱从书橱里取出来，一一摆在客人面前，没一点架子。林先生笑着说：“书要亲近人，有人气，虫子也不生。”

愚公曾说：“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有人问林先生，整理这些不经见之印人资料为何，他回答说，为了让他人参考用。又问，看者几人？他答：今天一人，明天可能会更多，存点资料予后人所用，何乐而不为。愚公的山不加增，林先生的收藏与录入却是越积越多，任务越来越繁重，先生的执着也超过了愚公。

林先生之伟大，也在于他的平凡。林先生的书斋名为“松荫轩”，因为先生和太太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松”字。“荫”，当指树荫。《荀子·劝学》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句，引申为遮蔽。林先生的用意是能为这批鲜兹暇日、含辛茹苦而蒐集来的印谱寻一保护之场所。在香港这座繁华又高速运转的城市里，还有林先生这样一位隐于浮世的大德之人，在日复一日地为千百年前那些不知名的印人著书立传、为印谱收藏添砖加瓦，但行所爱，不求他知，但行耕耘，不求闻达，心中藏着造福于后人的愿望，忍着病痛，在这条少有人走的路上蹒跚前行。

(作者沈津为版本目录学家、哈佛学者、美国亚洲艺术院资深院士，董天舒为中山大学图书情报专业硕士)